

我的父辈丛书

我的父亲毛泽东

Our Fathers Series

My Father Mao Zedong

菊香书屋亲情推出

李敏 / 著

● 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辈丛书
我的父亲毛泽东

Our Fathers Series
My Father Mao Zedong

李敏 / 著
王桂芮 / 执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毛泽东 / 李敏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9 (我的父辈丛书) ISBN 978-7-01-008233-2
I. 我 ... II. 李 ... III. 毛泽东(1893~1976)一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567 号



责任编辑：张振明

特约编辑：俞凡 何雪

装帧设计：**IVYMARK** TYPOdesign

我的父亲毛泽东

Wo De Fuqin Mao Zedong

李敏 /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278 千字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01-008233-2 定价：55.00 元

献给新中国的缔造者

——“我的父辈丛书”修订版纪事

新世纪之初，包括《我的父亲毛泽东》《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我的父亲朱德》等在内的“父辈丛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至今已近 10 年。

这些年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名字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不断出现在各类媒体和图书的洪流中，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父辈丛书”是很独特的，它首次从领袖子女的角度叙述父辈自早年立志救国，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合力奋斗的历程，也披露了他们的婚恋、亲情、家庭与宝贵的天伦之乐，使领袖以父亲的面貌亲切地走向世人。书中披露的独家信息，已成为党史和国史研究经常引用的重要资料来源。

“父辈丛书”还提供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子侄的叙述，长期处于眩目光环中的这些新中国缔造者不仅仅是身经百战、功绩赫赫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们留给后代的财富，是朴实的生活方式、谦逊的做人原则、踏实的工作作风、执著的理想追求……而所有这些崇高的品质却静静地存在于那些生活的片段和有时温馨、有时严肃的家庭对话中。丛书让人们看到了那最真实的一面——卸下领袖光环的那一面和被还原为普通人的一面。原来开国领袖也有割舍不断的亲情牵挂，也会遇到难以两全的人生选择，甚至会有不知所措、孤单寂寞的时刻。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北京东润菊香书屋策划、

组织了此次修订工作。本次修订在基本维持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对语病、细节错漏及明显的史实讹误做了更正，合并调整了若干章节，删除了个别重复段落。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家属以及丛书执笔者李敏、王桂英（《我的父亲毛泽东》）、周秉德、铁竹伟（《我的伯父周恩来》）、刘爱琴、沃宝田（《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朱敏、顾保孜（《我的父亲朱德》）对于此次丛书的修订给予了热情帮助，人民出版社也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谨借此文以表感谢。

为发挥图文版直观、丰富、信息量大，图文可互相参照的特点，本次修订增补了大量有关领袖照片，特别选取了很多生活气息浓厚的场景，对记述有误的图注做了更正。为此，周秉德提供了大量有关周恩来的照片，还特意叮嘱把一幅友人赠送的周恩来木刻像放在书尾；刘爱琴提供了从未发表过的自己在苏联留学时期的照片；朱敏的丈夫刘铮在精心照顾久病妻子的同时，仍然为丛书修订提供了照片；李敏则提供了有关毛泽东的珍贵照片。这些风云岁月的记录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四个性格迥异、各具神采的伟人或雍容、庄严、优雅，或坚忍、朴实、沉稳的气质和风度。

近年出版及发表的老一辈革命者回忆录及党史研究者学术论著为修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次再版修订比较注重吸收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澄清了若干历史疑案以及书中表述存在的歧义或讹误之处。

比如，修订版《我的父亲朱德》在提到朱敏生母时，注明其姓名贺稚华。研究和关注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仅加三个字，背后却有沉重、曲折的过程。贺稚华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与朱德在德国相识、相恋并结合，1926年在莫斯科生下朱敏，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委工作，与杨之华、蔡畅、邓颖超等并称八姐妹。此后，贺稚华逐渐背离在党内的光荣历史，最终叛变投敌。1928年，与另一叛徒何家兴为领取赏金向国民党通风报信，导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就义。因此受到组织派中央特科铲奸队执行的严厉制裁，被枪击致残（抗战期间身故），何家兴则被击毙。

对于这样一位母亲，朱敏在以往撰写回忆文章及接受采访时从不

提及。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毕竟必须正视过去。而且，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各种书刊媒介提到此事的也越来越多，很多档案也通过官方或民间的渠道陆续公诸于世。如何实事求是地向世人说明自己的身世，晚年的朱敏经过慎重考虑，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 2001 年问世的《我的父亲朱德》图文版中出现了贺稚华的名字，但并未与“朱德夫人”、“朱敏生母”的概念相联系，而是采取暗示的方式。2009 年 4 月，即“父辈丛书”修订版策划期间，朱敏病逝。此次修订这样处理，也是符合她的遗愿的。

朱敏与苏联国际儿童院同学、捷克斯洛伐克姑娘米拉在纳粹铁蹄下患难与共的感人故事，已通过《我的父亲朱德》以及根据该书相关段落改编的电影《红樱桃》、电视剧《血色童心》广为传播。但是，书中对朱敏与米拉失散后“这一分手竟整整 40 年……”的表述有误。其实，1946 年即失散后次年，她们就在国际儿童院劫后重逢并合影为证。此次修订特地在这张照片旁加以说明，作为历史生动的注脚。

又如，李敏的出生年份，在初版《我的父亲毛泽东》中有 1936 年和 1937 年两说。根据李敏之女孔东梅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1 版）中对傅连暲夫人、老红军陈真仁的采访，明确提到 1936 年“双十二”之前不久，傅、陈夫妇在陕北保安见到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当晚，傅连暲夫妇留宿在外公外婆家。陈真仁与外婆做伴，她记得外婆当时快生产了。”另外，《叶子龙回忆录》、《纪念同桂荣》等当事人回忆录也提供了类似佐证。据此，最终将李敏生年确定为 1936 年年底。

此外，初版书中就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经过时写道：“当彭老总走出爸爸的房间时，他一方面为爸爸豁达的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些恼火，因为他看出爸爸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通知爸爸大哥牺牲的人。原来，为了怕爸爸伤心，秘书叶子龙他们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压住了彭老总发来的电报。彭老总连连跺脚，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经查阅《彭德怀年谱》可知：1950 年毛岸英牺牲，彭德怀随即给国内发电汇报，直到 1951 年 2 月才回国述职。此前，1951 年 1

月 2 日，收到彭德怀汇报的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和江青谈到毛岸英牺牲一事（见《周恩来书信选集》）。另外，《叶子龙回忆录》也有类似记载。可见，所谓彭德怀是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第一人之说不确，加之又非作者李敏亲历亲见亲闻，故而此次修订删去了这段话。

再如初版《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忆及 1949 年 7 月 1 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周秉德被伯父带去天安门的情景。修订时发现：1949 年 7 月 1 日确实举行过中共成立 28 周年庆祝活动，不过地点是在先农坛。根据当时的条件，在天安门设立分会场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过，6 天后的 7 月 7 日，为纪念抗战爆发 12 周年暨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在天安门举行过庆祝活动。经与作者联系并核实，上天安门的日子应为 7 月 7 日。另外，书中在摘引《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周恩来传》等书时采取意会与抄录相结合的方式，导致引文与原文微有出入，此次统一予以纠正。对于书后所附家族成员表，修订时依据 2001 年问世的《周恩来家世》做了校对和更正。该书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长期从事家族史研究的周恩来亲属以及江苏、浙江多名研究人员经过多年时间写成的专著，几乎周氏家族每位重要成员都能在书中找到比较详尽、准确的记载。

毋庸讳言，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此次修订还会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之处，在这里也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于今后的进一步修订整理。

北京东润菊香书屋
2009 年 9 月 9 日

目 录 Content

Chapter

01

第一章

- Part.1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1
Part.2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6
Part.3 离别三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与妈妈相会了。………7
Part.4 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12
Part.5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19

Chapter

02

第二章

- Part.1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29
Part.2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36
Part.3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41
Part.4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要入党？………43
Part.5 叶子龙叔叔交代的任务：一定要拉爸爸去跳舞。………47
Part.6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53
Part.7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55

Chapter
03

第三章

- Part.1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59
- Part.2 爸爸和他的两个女儿。 67
- Part.3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73
- Part.4 爸爸把爱与教紧紧地结合起来，他既不空洞地说教，又不无原则地溺爱。 74
- Part.5 爸爸对我进行中国传统式教育。 80
- Part.6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84
- Part.7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89

Chapter
04

第四章

- Part.1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93
- Part.2 走出韶山冲的学生领袖。 96
- Part.3 爸爸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道路。 100
- Part.4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105
- Part.5 我的杨开慧妈妈。 120
- Part.6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125

Chapter
05

第五章

- Part.1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131
- Part.2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相识在井冈山。 137
- Part.3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140
- Part.4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143
- Part.5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 146
- Part.6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
..... 151

Chapter
06

第六章

- Part.1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的追忆。 157
- Part.2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163
- Part.3 爸爸和妈妈在庐山会面。 166
- Part.4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170
- Part.5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177

Chapter
07

第七章

- Part.1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183
- Part.2 惹怒江青的“西瓜画”。 184

Chapter
08

Chapter
09

Content 目录

- Part.3 “后妈”问题。………189
- Part.4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191
- Part.5 爸爸培养我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爱好。………199
- Part.6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205
- Part.7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207
- 第八章**
- Part.1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223
- Part.2 心系人民的爸爸。………229
- Part.3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232
- Part.4 爸爸的读书生活。………238
- Part.5 爸爸的简朴生活。………241
- Part.6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252
- Part.7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257

第九章

- Part.1 我参军当上了参谋。………263
- Part.2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266

Chapter 10

第十章

Part.1 爸爸面对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课题。 279

Part.2 爸爸的生日清冷寂寞。 287

Part.3 爸爸与江青之间。 290

Part.4 爸爸悲凉地说：娇娃，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 296

Part.5 爸爸走了，他走的时候，身边竟没有一个子女。 302

结语 314

再版后记 318

Part.3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 269

Part.4 中央领导关心着我。 272

Part.1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后起的，我的小名叫娇娇，大名曾叫毛娇娇、贺娇娇。

在说我父亲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 1936 年年底在陕北志丹县出生的。关于我的生日，有许多种说法。有人说，我是 1936 年 8 月（农历）出生的；有人说，我是 1936 年的冬季出生的；我爸爸说我是 1937 年初出生的，妈妈也这样说。

其实，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该来的那天，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就行了。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知道自己生日的，但是，在我出生的年代里，爸爸、妈妈正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受，更何况，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出生了，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生日，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更不重要。因为，对于爸爸来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子。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跋山涉水，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1936 年秋，毛泽东——我的爸爸，率红军东征后，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

保安县，是个小县城，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这儿人口不多，房屋也就不多，再加上黄土地的贫瘠，想找一孔好的窑洞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窑洞光破不说，里边黑洞洞的，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里面格外潮湿。

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很幸运，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了我。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妈妈。

当年，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妈

妈,用她那细致、娴熟的动作,以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躯里发出来的。她为我洗干净身子,包裹好,又重新双手托着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大概她是想判定一下,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看了一会儿,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

后来,刘妈妈谈起当年时,她这样说:

1936年5月5日,东征胜利回师后,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县。毛主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我们住在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

那年,冬季的一天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老远,我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主席见我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毛主席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我先让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娃娃生下来了。这时,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将子珍抬回窑洞。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裹起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就跑向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刘志丹的牺牲,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我的记忆。我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见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我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生下来时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

后来，她到了保育院。再后来听说她到苏联找妈妈去了。解放初，她回国以后，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叫我“刘妈妈”，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再后来，她改名叫李敏了。

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

再大些时，我知道了，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时，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年初，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志丹作战英勇，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牺牲了。我出生的保安也是他的家乡，为纪念他，改成现在的志丹县。

听大人们讲：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的老战友，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庆贺。

爸爸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顺利不顺利？”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爸爸风趣地说。

后来，听人们讲起来，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生了个大鸡蛋”。他是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据说，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看看我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爸爸听了这句话，便说：“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我毛娇娇，有人叫我贺娇娇。其实不管叫什么，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的到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乐。这一年，我爸爸43岁。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爸爸了，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孩子们的下落都不清楚。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岸青、岸龙，自从杨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

哥小毛，一直托给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此外，妈妈还生过两个女儿，因为在转战或长征途中无法抚养，都送人了。这些孩子的下落都不清楚。所以 43 岁的爸爸身边，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亲耳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

婴儿的第一声哭是宣言书，她向世界宣告：我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又是进军号，她向人们宣告：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像是唱出的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叫人们百听不厌。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乐乐章。

爸爸双手抱起我，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看看疲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爸爸抱着我，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他的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离开母体的孤独感没有了，我吮动着小嘴巴，眼睛连睁都不睁地熟睡在他的怀抱里。

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我当然不知道。妈妈的心里明白，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孕育的那天起，就跟着妈妈同患难、共甘苦，就跟着妈妈一路风尘，来到陕北。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见到父母，享受到父母的亲情之爱，已实属不易。比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更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

可是，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听说，我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奶喂养。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家，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到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细算算，我在妈妈身边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妈妈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哪能担当起当妈妈的责任呢？他照顾不了我，就又把我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虽然我享受到了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活，但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在这家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别的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



蔡畅抱着四岁的李敏在延安。

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在那里又待了多长时间，我更搞不清。但是，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作社的娃娃。再后来，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去了。

我好像听人说，在延安时，妈妈的战友、长征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把我托给她时，我已经是一岁多了。等我到保育院时，张秀英阿姨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我俩算是“老熟人”了。一直到1941年，我都生活在这里。

爸爸住在杨家岭、枣园多久，我都记不得。他到保育院来过没有，我也记不得。我是否回过家，当然，我还是记不得。